

從生命教育看家庭教育

鈕則誠

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教授

一、生命化家庭教育

（一）西式教育

家庭教育是西式教育的起點，與學校教育及社會教育覆蓋人的一生，如今稱作「終身學習」。家庭教育在臺灣早於三十多年前便有嘉義大學設立研究所專研此道，但在對岸至今仍方興未艾，有待大力推廣，畢竟這正是關心下一代的具體表現。本評論文章寫作的目的是將華人生命教育融入家庭教育，使之相輔相成、相得益彰。我們可以這麼說：生命體現為個人的身心發展歷程，而家庭、學校及社會則構成落實生路歷程的載體，自我實現盡在其中。由於家庭教育係作為受教的起點，生命教育在融入之前，有必要對其作出考察，以瞭解何為家庭，西方的家庭教育又在處理何種議題，之後方能確認生命教育在何處著力以作出貢獻。

一般而言，現代家庭多指由父母和子女兩代人所共組的核心家庭，若再納入其他直系及旁系親屬則為擴大家庭。在核心家庭中，子女所面對的是原生家庭和血親家庭，父母則營造出生殖家庭與婚姻家庭。由於家庭生活是成員緊密相連互動的持續過程，類似自給自足的系統，與外界明顯分別，因此可以系統觀來推廣家庭教育。系統觀認為兒童行為是由子女、父母、家庭及社會相互作用下的產物，上樑不正下樑歪，於是父母在教養子女之前，必須先行反身而誠，通過自覺以確認適當的教養方向和行動。自我覺察是生命教育的基本修養工夫，通過自覺以形成自我抉擇與決斷。

（二）家庭生活

西方國家除了落實一般性的家庭教育外，像美國更積極推廣「家庭生活教育」，用以促進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幸福。而「生活」正是「生命」著落之處，因此家庭生活適可作為生命教育的課題；像臺灣生命課設有「性愛與婚姻倫理」一科，就對生兒育女之前的愛情與婚姻生活多所著墨。有句話說「人倫肇端於夫婦」，道盡生命的意義終不脫傳宗接代；但是作為夫妻和子女的真諦，東西方可謂大異其趣。西方人於基督宗教《聖經》內便規範一夫一妻制，也少有重男輕女的問題；相形之下，中國直到帝制結束後才真正走向西化，但將出嫁女兒視為外人的心態至今依然存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華人家庭生活的改善必須通過本土化教育方能見效。像本世紀初的教育改革將傳統德育擴充為現代生命教育便是一例。

其實無論是家庭教育或生命教育，都必須正視與重視自古以來深入人心的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；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的觀念迷思。這是指「結婚生子」乃人生圓滿唯一途徑，但時至今日，在西方後現代思潮的衝擊下，「結婚不生、不婚不生、非婚生子」都足以構成人生選項。臺灣前一陣還為同性成家議題舉辦公民投票，足見人心不古。相形之下，中國大陸目前正在積極提倡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」，或能維繫保守民風於不墜；然而若要社會永續發展，除力行法治之外，與時俱進的生命教育亦不可或缺。生命教育的特色在於情意成分多於認知，尤其對於小學生及國中生均施以體驗教學，更反映出它的潛移默化教育精神。

(三) 關懷倫理

哲學中的倫理學在上世紀八零年代出現重大突破，相對於源遠流長的理性思辨「正義倫理」之不足，訴諸情意的「關懷倫理」遂應運而生。在問世以前，沒有人會想到倫理道德的價值判斷，竟然具有性別差異。關懷倫理學於兩年之內由兩位美國女性學者不約而同醞釀生成，1982年東岸哈佛大學教育心理學家吉利根出版《不同的聲音》振聳啟聵，1984年西岸史丹福大學教育哲學家諾丁斯出版《關懷倫理》讓新穎觀點浮上檯面。諾丁斯後來另著有《教育哲學》一書，以哲學史加上哲學概論的雙重途徑，重新建構教育哲學論述，令人耳目一新。我曾受其啟發而撰成一部標幟「華人應用哲學取向」的教育哲學論著，而教育哲學正是應用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將生命教育理念融入家庭教育實務之中，主要還是為了促進家庭功能的有效維繫與運作。西方人認為家庭是個人的避風港，中國人則常說「家和萬事興」，足見家庭對個體的成長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。但是家和與否肯定有文化差異，西方人不講究孝道，親子關係仍能維持相互尊重；華人百行孝為先，卻容易形成順從大於敬愛的單向關係。走進新世紀後現代，我們的家庭教育一來要避免全盤西化，二來也不能以不變應萬變，而是學會與時俱進、推陳出新、止於至善。具體作法便是將關懷倫理的貼心旨趣例如親切對話，導入傳統倫常之中以積極改善親子相處，把西方的後現代精神跟華人「儒道融通」後的新孝道進一步揉合，從而突破創新。

(四) 華人倫常

關懷倫理無疑是後現代產物，後現代思潮在西方被視作「晚近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」，其特色即為「質疑主流，正視另類；肯定多元，尊重差異」。相對於陽剛觀點的「正義倫理」，標榜陰柔觀點的「關懷倫理」堪稱另類；但後現代的最終目的乃是打破主流與另類之分，以利多元社會互利共榮。到底關懷倫理對華人家庭有何可能貢獻？這首先必須瞭解關懷倫理的特質。與關懷倫理相對的正義倫

理包括德性論、義務論、效益論三者，跨度長達兩千多年，發展出一些抽象的倫理道德原則規範，要求人人遵循，是為「異中求同」。相形之下，華人倫常主要是通過儒家「五倫」來建立相互關聯，可謂「同中存異」。

洋人「依原則行事」的作法通稱為「原則主義」，而華人「看情況而定」的考量則視作「脈絡主義」；前者受到基督宗教戒律影響，後者則圍繞儒家教誨運作。「五倫」係指「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」，自古以來便左右人們的應對進退。儒家的道德規範對維繫社會穩定大有助益，因此受到歷代帝王的青睞，漢武帝以降甚至「獨尊儒術」。五倫之中的父子、夫婦、兄弟倫常跟家庭有關，而以孝道作為鞏固陽剛父系社會的基石。這些倫常不是不好，而是不足；走進新世紀後現代，價值多元化的要求此起彼落，儒家教誨面臨社會變遷，有必要作出調整，向道家求援便是復古兼創新的作法。

二、生命化親職教育

（一）親子關係

通過生命教育的考察，我希望對家庭教育提出建言；本著教育哲學進路，我嘗試採用關懷倫理所反映的後現代精神，向家長推薦「儒道融通」之道，以利家庭幸福和諧永續發展。「儒道融通」最有意義的例證，可見於北京師範大學 2011 年出版的《莊子道德教育減法思想研究》一書；這部教育論著開宗明義便提出了「莊子針對儒家的道德加法提出做減法的主張」，值得我們深思熟慮。簡單地說，加法教育就是用禮樂教化去激發擴充人心之中的仁義禮智信、溫良恭儉讓等道德感，令其發揚光大。問題是這種把自己所肯定的倫理價值施教於人，不見得會得著認同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便據此抑儒揚道。

在莊子看來，儒家道德教化實難以擺脫強迫順從的意味，其功能令人懷疑；替代的作法乃是求人不如求己，反身而誠，無向外馳求之誤。平心而論，道家這種無為而治的教育方法，只能用於成人；學生已難以奏效，更不用提孩童。但是家庭教育中的親職教育正是成人教育，將減法德育用在家長身上，使之產生自覺反思，就會自然地令子女受益。以親子關係的改善為例，一般父母是通過教訓去讓子女改過遷善，立意雖好卻可能效果不彰，因為子女自有其個性也會反抗，遂形成彼此間的張力。真正的改善必須要求父母設身處地，反璞歸真，回憶自己的孩提時代，盡量發揮同理心去為孩子設想，此即減法之作用。

（二）兒童教養

不過話說回來，兒童教養終究不能完全無為而治，否則就成為放縱，反而斲喪了孩子的生機。因此家庭教育的適當作法，還是得回到前面提及的關懷倫理，再加上儒道融通；用華人教育哲學的表述，即是「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」。如今各種教育的理念與實踐早已從哲學向科學靠攏，大陸高校多設有「教育科學學院」，儼然科技掛帥。不過學校教育或可多採行科技工具輔助教學，家庭教育卻不宜此道，畢竟兒童教養仍當以情意為重，關懷倫理於此遂有其用武之地。「關懷」意指「關心、照顧」，如今已成護理專業的核心價值，與醫療的「診斷、治療」相輔相成。而西方護理的源頭，正是對子女和家人無微不至的照應。

由關懷倫理所反映的後現代精神，足以將科技的認知取向部分轉化為人文的情意取向，此即「後科學人文主義」的蘊義，屬於西方另類思想的應用。至於「人文自然主義」的本土化，無疑正指向儒道融通下的活學活用；像胡適及傅偉勳等學者，就以人文主義及自然主義來標幟儒家與道家思想。將後科學人文自然主義的華人教育哲學實踐於兒童教養上，相信能夠執中道而行，無過與不及。首先以關懷倫理的陰性氣質培養同理心，讓為人父母者能喚回自身幼時記憶，將之投射於兒女身上，用以設身處地展開教養。教養過程當以儒道融通為主軸，但其核心乃是道家減法無為，而非儒家加法有為；無為無不為，生命交融於為而不有。

（三）雙親職能

「親職教育」之說屬於舶來品，在大陸譯為「家長教育」，係將為人父母的身分，當作家庭生活一項重要職能；其並非與生俱來，必須不斷學習方能與時俱進。親職又可分為父職和母職，對幼兒教養而言，一般印象是母職重於父職，此一判斷大致不差。因為從「關懷」視角看，西方護理照顧以及其前身的子女養育及家人關照，均歸於母性的延伸；這點在自古以來即以父系家庭為主的華人社會，同樣符合「男主外、女主內」的刻板印象。親職教育乃是相對於子女成長發展而言，現今有些夫婦選擇當無後的「頂客族」，就無所謂親職問題。而西方所實施的親職教育課程，大多源自各種輔導諮商理論。

將生命教育融入家庭教育不失良法美意，若期待能夠學以致用，必須瞭解它不必然會立竿見影，卻很可能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。由於教育已經屬於各級學校的基本功能，本評論文章所強調並彰顯的乃是「生命學問」；依新儒家學者牟宗三的說法，它必須是「生命中心」而非「知識中心」，也就是中土文化內「盡心盡性」的工夫。此一闡述或許抽象，大家只需把握其微言大義，那就是「自我貞定」。這屬於儒家的獨善自持修養工夫，由於華人社會所流行的中國式家教多來自儒家傳統，尤其是作為核心價值的孝道，因此要從正本清源中推陳出新，必須

回到儒家重新出發。重拾傳統必須不忘與時俱進，目前教育政策中的生命教育提出一系列核心素養，正是「帶得走」的生命學問。

(四) 與時俱進

傳統儒家思想被「至聖先師」發揚光大，至今幾乎已完全內化於所有華人的生命之中；如結婚等終身大事，就不能像西方人僅視為兩個人的事，而必須落實為兩家人的事。無可置疑的是，儒家思想在中土甚至整個東亞地區，至今仍存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，其地位就類似基督宗教在西方世界的重要性。不過時代與社會終究是在不斷與時俱進和推陳出新，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我們，兩岸四地不約而同持續受到西風東漸的衝擊，即使是有著堅定中心思想與核心價值的大陸，也不可避免地在維持改革開放的情況下，努力通過「復興中國夢」而有為有守，以免過度西化而喪失主體性。

若要維繫個體與群體的主體性，儒家所提倡的「八目」，正是自我貞定的起點和依據。「八目」即眾所周知的「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」八項德目，其新解可以從「修身」做起，此乃通過前四目以自我貞定，再向前次第發展「齊家、治國」的理想。問題是「八目」標竿已有兩千年以上歷史，必須與時俱進方能永續發展。對此我主張在「齊家」與「治國」之間納入「合群」，以示通過參與社區而服務社會。至於「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實踐，於今不外善盡公民責任，同時不斷關注全球脈動。親職教育之所以討論此等高度，是因為華人的自我實現包括獨善與兼濟兩方面，親職教育既是成人社會教育的一環，理當「取法乎上，得之其中」。家庭幸福與社會和諧必須相輔相成，方能真正「家和萬事興」。

